趙待制開墓誌銘

李待制

誌

贈特進追復徽猷閣待制趙公既葬於普州安岳降眉鄉之北山今四十年矣壽頃自武陵歸眉山而公長子永寶及州牧朝從也一日盛服臨光迓而言曰先人所建立蜀人户知之不忘何敢妄有稱述今犍爲郡守雍有谷故所作行狀及家所藏表墓見在惟墓碑久未刻銘敢頓首以請壽固辭弗能則固請弗已且曰蜀者舊惟公紬金匱石室之書識先人黜陟不未亦惟公直筆正辭信而有證則銘吾先人匪公之歸將誰歸壽公哀而許焉壽謂永年相若鄉者備使東川永寶守昌元治有能聲相好今俱老矣乃復相過似非偶然矧惟建炎紹興之埋財治賦蓋事最大宜有紀録使來世知所損益今弗論次事浸零落可惜壽既來涖寧永又數以請乃參校近史所載及中興記注仍考其世譜官簿京而銘之公諱開字應祥世家安居曾祖守忠祖惟商父英皆不仕

父以公貴贈金紫光祿大夫公年二十游大學積十五年元符三年始賜進士出身歷渠江尉慶州梓州學教授辟雍正遭父喪去官服除爲淮南東路成都府路提舉學事司主管文字始用舉者改宣教郎入禮制局校正所爲檢閱官知鄂陵縣復入講議司爲檢詳官出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都大同主管川陝茶馬事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兼宣撫處置使司參議改四川都轉運使兼都大提舉川陝茶馬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十一年正月二日卒于彭州寓居享年七十有六自彭歸葬于普其年七月一日也官自宣教郎十遷至中奉大夫職自直秘閣四遷至徽猷閣待制既落職復右文殿修撰紹興二十六年乃追復徽猷閣待制公幼嗜書多所能解記誦不捨晝夜同舍生目以書癡每自言學貴用世耳如不適用雖多亦奚以爲其心計尤高視管夷吾端木賜輕重發置之說如視諸掌餘陵穀盡空如京師貴四尉氏慨然有通變救弊志杜門不出閱四五年間與四方賢俊元世務所當能行者於進取未始汲汲也其入禮制局纔數月

爲能乃授鄂陵會復置講議財利司宰相即用檢詳官薛公公於財利事固辨析秋毫然又以鄂民爲本依倣大易所謂正辭禁非者而施繩墨焉非暴征橫斂白著於民也將漕益部聚奏能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疋減綿州下户支移利州米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謂鹽額劉爲鼠尾帳揭示鄉户敷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竄至今用之當言財利當出一孔　祖宗以三司總諸路轉運司此成憲也熙寧後因事設官紛然各自封殖而轉運司至有窮之不足則此不可不循其本因指陳榷茶買馬五害其大畧謂黎州買馬[illegible]額才二千一百餘發提給郵傳者赴爲翔餘悉聽民私市白氏司榷茶增立賞格歲額四千仍盡圍綱上京道殞殍到者十無二三別置牽馬兵又踰千人猶不足用貼差廂軍及使臣等[illegible]國難道阻住綱日有死亡而買數不減官給鈔林如故此一[illegible]以銀絹博馬價皆有定提舉官既旁緣作姦擅買珠[illegible]馬入無以償則空出資次關子虛擡馬價以給夷

人夷人不[illegible]奚即賤市關子以去知黎州范洪復將所得關子
不循賞次[illegible]支價由此益落夷人怨恨聚衆欲生變諸司共劾洪
而轉運司更於額外分認馬價遣官監還事乃得息此二害初置
司榷茶借本錢於轉運司及常平司令轉運司應副川秦兩司歲
費約五十二萬餘緡常平司又二十餘萬緡自熙寧訖今幾六十
年舊所借初不償一錢而歲借仍準初數不知錢果安在此三害
榷茶之初豫俵茶戶本錢尋於豫俵數外更增和買或遂抑落俵
充和買且不給一錢茶戶坐是破產而官買歲增茶日益麤惡自
蜀之秦沿路委積如山半成朽壞而有司猶指為見在官錢數官
茶既不與食私販易由禁止向者遣兵殘破興州乃私販者[illegible]之
梁洋增成實以茶故此四害承平蜀茶之入秦者十錢八九口患
積壅難售今關隴采遭焚蕩而買茶乃相仍額不知竟何所用茶
兵歲給衣糧動計鉅萬糴糧買衣州縣未免科配此互害請依嘉
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即五害並去百邊患不生如
謂榷茶未可遽罷亦當并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無立價以

是茶商如此則私販必衰而益賊消弭本錢既當在而息[illegible]
用朝廷是其請即權以都大同主管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仍令
條具其事以聞時建炎二年秋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
茶並罷茶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收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
執引與茶戶自相交易改成都府產買賣茶場為合同場買引所
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茶戶十或十
五共為一保并籍定茶鋪姓名互察影帶販鬻者凡買茶引每一
斤春為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等並依舊茶所過每斤征
一錢住征一錢半無得妄增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
放外並無得干預茶商茶戶交易事此其大略也舊制買馬及三
千疋者轉一官比但以買賣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公奏
乞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為格或死於道隆興有差及四年冬
買馬乃踰二萬疋茶引收息錢九一百七十餘萬緡張忠獻公既
復明辟縣知樞密事拜宣撫處置使　天子方託以不御之權將
治兵秦州經營兩河未至所治雅知公善理財庀賦即承制以公

兼宣撫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時建炎三年
十月也公見忠獻首以兵食爲問公亟諗忠獻蜀之民力尽矣錙
銖不可以有加矣獨榷率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己私共相隱匿
根穴深固未易剗除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幾可救一時之急
舍是無策矣忠獻銳於興復委信不疑公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
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隨增設官主之麴與
釀具官悉沈買聽釀户各以米赴官自釀凡一石米輸錢三千并
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徧
四路行其法又招買賣户絕及坊場没官抵擬田宅并檢估典賣
定帖契稅等錢又依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
官賣絲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鹽當入官者並聽用引
折納官所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并五百上許從便
加擡惟不得擅爲錢引法既流通民甚便焉六年間累增印之料
總爲錢引一千七百一十萬緡人亦未始厭其多也最後又變鹽
法其法實祖大觀東南東北鹽數俱約置合同場鹽市驗視稱量
封記發放与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產[illegible]
增添等共約九錢四分鹽所過每斤納錢七分住納一錢五分若
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共六十其推行蓋自紹興二年九
月始初變榷法怨詈四起建炎四年三月言者遂奏乞罷之以安
遠民然亦知民力困竭財賦无所從出而軍費不可但已則曰如
謂大臣建請務全事躰必須更制即乞劄与張浚令照會施行忠
獻初不爲變也　先是公嘗坐販賣鹽引及賣絹事降一官未及
再其官竟責引如公策始公佐忠獻凡所建立可謂謀无遺諸意者
克復之功當不再拏則秦也貨食皆入吾手斡旋自在蜀民庶幾
少蘇事乃不如人意豈非天未欲六合爲一乎忠獻既遭謫將召
歸先爲置副初命王伯紹三年二月除王似其年六月又命盧立
之与伯紹同領宣撫処置使事六月浚罷宣撫処置召歸撫密盧
法原除副同王似治事四年三月王似加資政迁盧法原加端明
仍爲副落処置等路字四月吳玠除宣撫副使八月王似罷宣撫
五年閏二月盧法原卒宣撫司令吳玠權三月除邵溥五月移司

閬州十一月席益除四川制置大使忠獻歸右府尋得罪公亦亟白王盧求罷其自辨數曰開既兼宣撫処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竊謂應副軍期費用不貲若加歛於民即民愈不堪尋措置改修茶塩酒已壞之法不推廣收息錢兼歲入有常不誤拍進自建炎三年至紹興二年終茶塩酒息增額錢并賣抵擬絶户田産等錢共收一千五百三十五万餘貫兼隨軍秦州應副過陝西茶馬及於陝西創行印造銅錢引紐計川錢八百三十四万餘貫此外未嘗剏立名目科配民間所榷茶塩酒並係祖宗舊法置合同場買引及置官監務亦係朝廷已嘗行者其犯人斷罪刑名未嘗輒有刪定但增添告捕賞錢意欲犯法者少惟是營私官吏惡其不便於已与懷異息疾者共因謗讟謂改修弊法爲生事擾民口舌沸騰必相陷害況其年垂七十心力凋耗若明冒无取重致煩言豈惟有辱士風決然上誤国事王盧察公雅非辭難畏謗讟者而三軍五兵之運方急果未可无公乃共蹤公勲勞乞加因任許之同日又降詔諭川陝以薄責忠獻之故四年四

是年四年十一月忠獻復登右府明年紐二川還右相仍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其年十一月廿二日改除公權發遣四川都轉運使兼川陝宣撫使司參議領茶馬事如故公固嘗論總領財賦於四路漕計或不相關必須正其名稱使知所統屬此除蓋從公請也先是吳武安爲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免書宣撫司事四年四月既而丁伯紹罷使知成都四年盧立之卒于閬州五年閏二月宣撫司事悉令武安權行主管五年閏尋復命邵澤民兼權五年二月白閬州移司綿州五年九戰守事澤民蓋不得豫武安實專治軍於財賦盈虛初未嘗問惟務足吾軍食而已與公素所操持浸異武安謀爲牽制之舉必欲從陸運糧公執言不可武安訖自爲之兩川調夫運米十五萬石至利州乃費民間雇夫錢六百餘萬緡武安既罷以饋餉不給訴于朝公亦自劾老憊力求閑退詔特置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大使以席大光爲之大光前執政得旨位在川陝宣撫司上朝論政恐其勢或有所偏也仍詔忠獻視師荆襄川陝五年十一月六年正月罷綿州宣撫司十三軍馬

聽武安移撥錢物則委公拘收前已詔公躬親至吳玠軍前應副錢粮而忠獻亦奏詰公違慢肸年一月又詔帶大光趣公五月翌日更除公徽猷閣待制六月加武安兩鎮即鉞肸年四月復降官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共繫銜肸年四月成都潼川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皆坐應副贍軍錢物衍期各訓秩二等六年四月十二日九此皆所以交解間隙趣辦饋餉也而公復與制置大使不咸抗疏乞將舊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但干錢物並不許他司分擘支用又指陳大使司截都轉運司錢就果閬利州糴米非是又言應副吴玠軍須紹興四年揔爲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十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蜀今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爲危急實甚可憂乞許以茶馬司奏計一走行在庶得盡所欲言又言軍務惟錢糧最爲要切欲乞四都督府節制其調發則無輕舉妄動枉費錢粮虧損威勢自都督府節制其用度則將兵請給皆可覈實裁減量入爲出公私無由困弊即今公私困弊無所措手矣朝論既悉公與吴帶不可共事乃以李子及代公爲都轉運使兼都大提舉茶馬召公赴闕時六年八月也仍有旨須子及到乃交替明年正月子及到旋與制置宣撫司議駁纔周歲竟坐應副軍須不足釋位去肸年二月十九衆然後知主計之難蓋多公之勤瘁去公治裝入覲舍疾作行尼得提舉江州太平觀肸年三月雖閑退猶錄進舊所爲軍務機密三事其一謂蜀與荆渚爲根本之地朝廷措置所當先其二謂兵視國勢爲強弱蜀之民力未蘇其勢未可輕動乞速止蜀閫大將牽制之謀以除根本之禍復近閫梁洋階成四郡五郡之稅賦使民皆歸業無殺傷秦鞏偽地之民使人有傒后之心則国勢強而兵自強其三謂招懷歸業之民當罷官營田專用張全義治河南故事則効可見於期月公家所蓄積蓋如此謂公不知邺民可乎已而鄜瓊以淮西叛忠獻再得罪七年十三月九月御史張戒既劾忠獻并劾公與忠獻迭相唱和不宜獨免詔落徽猷閣待制仍提舉太平觀八年二十九月居頃之朝論不以公置散爲宜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公時已病不得已強起即累乞閑退九年二月七日戊午其明言者更劾公病不任

事詔從公所乞復提點太平觀九時四月癸丑踰年乃卒公形容甚瘦而克自勉勵若強有力者公家之利知無不為而一事不及於私十年主計田廬皆荒[illegible]未嘗有所增加晚雖多病然綜理庶務[illegible]不解帶夜漏下數十刻猶據胡床集賓僚幕屬義俾各極其所見而言相與審諦而後施行不專主己意故鮮有敗事及張子功帥成都嘗合諸司具奏開有功於蜀自開耒黜主計之臣率三四月於開條書臺髮無敢變更乞復開舊職以勸能者奏入不報至二十六年蜀兵屯聚如故而公所修榷法歲久亦浸壞學士大夫無能出手為公補苴鎔冶[illegible]者公之能名愈章徹朝廷既具見本末乃詔追復徽猷閣待制與一子恩二十六六月十三時乾道元年肚又官其二孫壽裳嘗論公理財治蜀之功實為當時第一而或者咎公竭澤而漁使來者無所施其智巧今雖累經蠲放而壽終不去當時稍存平恕則今日之害決又至此嗚呼此所謂責人終無已者也然公亦不得不任其咎[illegible]綽在西魏佐周武帝以國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重既而嘆曰今所為者政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施乎綽子威聞其言曰每以為己任及相隋文帝奏減賦役務從輕簡帝悉從之彼蘇威碩能如此曾謂今日無有蘇威者乎此壽裳所嘆息用敢因眉州懇求之誠詳紀公之行事以俟來世云

公娶傅氏朝議大夫者之女贈碩人先二十一年卒四子長即眉州曰常右宣教郎監行在分差戶部魚關糧料院曰成右奉議郎四川總領所幹辦公事曰純右通直郎通判成州女三人長適故權禮部侍郎孫道夫次適通判階州胡朝升次適昌州司理參軍景大光孫曰楊故鹽亭縣尉曰揔曰揔新興道縣尉曰揔曰揔新金水縣主簿曰浸曰揀曰揔前監雅州稅曰扑乾道八年進士新洪雅縣令有文集二十卷藏其家銘曰

蜀蕞爾曰　偏處西南　初幸自保　杜魚栖蠶　驟通秦寨
開明紫貢　膠擾肇茲　事難盡設　秦亟取蜀　廢胙囊橐
茲既野蔓　菖仍谷覃　山玉寨在　淵珠莫涵　昔高偃蹇
今儲石磴　上豈云富　下滋不堪　役困財傷　告病如譚
兵端孰弭　冠鋒誰戲　蟻聚蠭屯　猶虓虎闕　公起圖之

宣忠一慰　權名酒鹽　兼用此三　織楮寓幣　重輕相參
吏薮游弋　文闘並讒　止蕃蠅營　射沙蠆舍　苟可救時
荼苦薺甘　退省其私　不贏一簪　公曰我法　要抵能斷
彼兵與民　互爲矢函　長此安窮　亂是用餞　解而更張
吾盍手攬　天不憖遺　斷鞅稅縣　使民至今　未弛負檐
豈無若威　逞頸釋憾　公弊久矣　幽宮沈沈　我作銘詩
神明所監　刻諸北山　維石巖巖　美長必傳　澤詎卒斬
後此千載　勿毀勿憾

唐資政公重墓誌銘

修撰劉岑

靖康元年冬金人破京師明年　二聖北狩　今上即位於南京
年號建炎是時朝廷已失河東金人重兵屯河上陝西大震驚奏告
急之使日至行在所而永興一道已並受矢岑適使虜自汾晉渡
合河津由關中以歸方入朝宰相傳　上旨於政事堂訪可以爲
永興帥者於岑岑曰陝西事宜素重兄多事之初永興之帥其材
尤難有天章閣待制唐重今守同州逾年與賊對河守備百出民
不加斂而食自足兵不加募而士自至虜陷蒲絳將及司同人度
不能守重開門縱之使出自與殘兵數百人守城示以必死虜知
有備乃引去邦人德之且立祠焉重平生之志在許國每一及時
事輒嗟咨感慨泣下霑襟見者皆感動蓋其忠義足以服人才智
足以應敏欲守雍都莫如重可即日除天章閣直學士永興軍路
經畧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前帥范致虛先提六路兵東向勤王詔

連陝州不進公自同州移書責之曰金人犯京師半年王室存亡未可知臣子憂國宜如何哉且京師以秦兵爲瓜牙四方以京師爲根本今擁秦兵坐視不前是瓜牙不足恃而根本搖矣其言累十百皆切至讀者感涕而致虛竟不能前也逮聞京師失守公號哭瀝血檄諸道使勤王且勉其効死盡臣節會永興今下既然國以勤王自任日條關中利病且率長安父老子弟表言關中形勢迎請 主上入都關中論急務有四大患有五大率以關中爲先其次則建藩鎮封宗子使守我土地緩急無爲賊有又欲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使筒角以緩虜勢至於用忠直正利貴皆中興急務所當先者 上嘉其忠進龍圖閣直學士時金在河中窺關內甚急而所部銳兵朝廷盡以付制置使錢盡公上書言狀且乞五路兵自節制半年之間所談不知幾千百言皆不報十二月虜引兵渡河拔同州明年正月三日及永興城中兵不滿千人婁城固守九十日援兵竟不至而大將傅亮以部兵降賊城遂破公尚餘百兵與接戰城中衆潰中流矢以死年四十六歸葬中

有感德者求舊棺於僧舍掘地斂藏之後長安平成都漕趙開與公素友善遣人取其喪以歸既至子弟欲易棺槨見刻其姓名月日於側具在初賊將至公自度孤城決不能支梧語轉運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盡智力何所施其智巧一死報 上不足惜唐孺以其書聞俄而死節報 上聞而哀之贈資政殿學士官其家五人方朝廷之訪雍帥也參既以公薦而又薦提舉常平鄭驤守同州永興通判曾謂爲陝西轉運判官朝廷皆用之後虜渡河鄭驤死于同公與曾謂死于雍嗚呼三人者可謂不負朝廷矣公死之九年其子秬以狀告四川制置使曰先人以從官典方面不屈節死矣恤典固已拜賜而未有以易名者秬不能自陳於是以其狀聞諸 朝朝下太常考其忠壯謚之曰恭愍又二十三年秬守沉黎秩滿造朝請崇道觀以歸道過金陵岑適居瀨陽秬以公所著作七篇與書及五詩來具道往事且曰知先人之詳者惟公今埋土中三十年而墓道之碑未備有

里丈人師驥所狀在幸公其銘之岑讀之泣曰尚忍詩吾元任也
邪岑早孤幼歲困太學嘗作呼天詩自見時公官中都未識面故
人史堪取岑詩葉以云公公因囑和自是始相識逮岑歸自河東
道過長安公以同州守來白事經略使府又相與晤語慷慨憂國
之言一無不合及謀雍帥岑不敢及它人而公卒能死節向使有
兵有食有權則勤王之事必大有所就惜夫天以高節令名與公
而不使其成功此韓愈之所以傷張中丞也嗚呼尚忍詩吾元任
也邪公字元任眉山人爲兒時已不凡祖母宋嘗令讀裴度武侯
廟碑一覽不再讀十二賦陳平詩已有大志十三通左氏春秋大
義既入太學二十七登大觀三年上舍第時臨軒問禮樂制作之
事諸生惟稱盛德公獨以孟子事親從兄之說對其畧以裕陵爲
父泰陵爲兄嘗原仁義之實奚制作爲擢居乙科遂知名得蜀州
司理參軍徙成都府府學教授成都帥多貴人率事嚴重下視其
爲如徽猷閣直學士吳拭龍圖閣學士許光疑皆上客待之府有
大事輒咨焉公必盡所見以事其長若論議未合必爭之歸於是

而已用薦者改奉議郎知懷安軍金堂縣許光疑入朝薦於宗相
得辟雍錄是時邊臣多希功幸賞以欺朝廷至於誘羈縻蠻使貢
不毛之地建立州縣張官置吏以困中國其害甚大公遽言之
朝遂召對除禮部員外郎丁母憂服除爲吏部遷右司員外郎起
居舍人時宣和七年也十二月金人寇邊燕山安撫使蔡靖方告
急而郭藥師叛道士寇以陷燕自河朔以南皆恐公建言今日之禍
起於開邊開邊之謀始於童貫金人兵鋒甚銳不可當宜誅貫以
謝邊人庶可以緩師宰相不能決謀遣給事中李鄴出使未及而
賊已壓境都城已戒嚴矣　太上皇內禪　淵聖即位明年正月
改靖康方圍城中公日有所敷陳皆切中時病除諫議大夫時議
講和親征二策皆未定公上疏欲宰執廷辨之姚平仲既敗賊愈
熾索金帛甚急中書侍郎王孝迪大書揭榜下令民有藏金帛者
人得告之公曰審如令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
主初政如此將何以化天下哉與同列御史迭疏論不可遽罷此
令金人退師遷中書舍人凡賞罰黜陟之不當者執不下當路大

不樂之與孫覿李擢李舍師驥以論事不合皆被黜公得秘閣修撰知同州除天章閣待制頃之遂守永興公生巴蜀起布衣才官中都聲望已籍籍守邊又能死事其名固足以傳不朽然公之死實自岑發之幽冥之中召其此良友豈不痛哉公世家眉十一世祖興國以孝聞於唐建中初黜陟使狀之以慈孝旌其墓曾祖可言祖淑隱德不仕皆以孝友稱父堯臣以公貴累封朝奉郎緋衣銀魚居于家方公計聞朝奉君歎曰吾兒平生忠壯見於辭色間自聞其守邊吾度其必死節今果然矣吾兒得死所矣後二年朝奉君亦卒與其配安人程氏同穴以葬公累官朝請郎有二弟量惠量以建炎奉表恩補將仕郎里未第夫人程氏後元任一月卒一男子秬是也今為右朝奉郎四女子秬以建炎四年十一月三日舉資政之喪與程夫人合葬於安鎮鄉吳本山之下岑與公識面雖晚共話不欵曲而心相知則如舊交也況其大節昭昭如此刻之豐碑置之墓道使行者見之曰此吾友宋忠臣唐公之墓其誰曰不可銘曰

嗚呼唐公茂南英氣鍾岷峨淑且靈布衣起家驚一鳴筍班雍谷藹休聲艱難守封死于兵精忠凜然表後生哀哉白璧藏泉為氣衝斗牛藏玉京山川空留萬古名

揚文安公椿墓誌銘

御史陳　良祐

淳熙四年冬十有二月故資政殿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揚文安公既葬彭山之十稔其子光旦以潼川路轉運副使馬騏狀為書使人自蜀走發請銘於良祐曰楊氏本出唐叔自漢臨晉世篤儒學紱冕相繼居於譙陰其剔卓籍蜀之郫縣七世祖始家於眉曾祖諱鴻震贈太子太保妣侯氏武陵郡夫人宋氏同安郡夫人祖諱亮鳳州團練推官贈太子太傅妣程氏太寧郡夫人考諱瀕贈少傅妣宋氏婺國夫人公諱椿字元老幼穎重如成人七歲能屬文甫冠與少傅俱貢京師為文根於理致不習王氏之學宜和六年以太學上舍生較藝南宮一徽宗留意學校作成人才多士雲集試于有司者萬七千人而公為第一文奏御稱善諭知舉曰可

謂得人矣特命遷秩以賞之初調嚴道尉改邠州教授辟潼川府節度推官歷隨軍轉運司主管文字成都府路常平司幹辦公事紹興八年用宰相趙公鼎薦召赴　行在虞勢方張公勸　上行仁義建學校收人才擇將帥去贓吏恤民力九二十餘事除校書郎逾年趙公去位秦公檜當國或語公盍往歸之公不為屈遷屯田員外郎以母老請外除潼川路轉運判官諸路多蠹羨餘以取寵公嘆曰今瘡痍未瘳顧未能裕民力又忍掊剋以資進身耶於是一路無橫斂之擾十四年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吏有擅科民財或抑配官鹽盜用其贏皆著按治之秩滿除夔州路提點刑獄主四川類試為文以諭進士悉除去常所用禁令內外肅然揭榜得名士趙逵張震丁燮國憂服除為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元州太守李景山通判丁濤交惡判官聳慫間之有司必逮數百人連及溪洞時方盛暑有繫者公曰吾職在平反其可使無罪之人淹繫至死哉言於朝止罷三人釋其餘秦公喜曰部使者不當如是邪會秦公薨　朝廷選賢俊凡尤於秦氏者率以次收用召

上問大臣曰楊椿今安在其以為秘書少監二十六年入對言祖宗創業守文皆以仁碩　陛下以祖宗之心為心又論湖北厚弊田野不闢由賦煩役重及州縣吏任情沒入民財產非是明年除權兵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侍講初　朝廷以蜀士艱於赴省即就制置司類試行之三十年矣有為挾貴私情之說者欲併歸南省事下國子監公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峽涉重湖狼狽萬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止令監司守倅子弟力可赴省餘不在遣中蜀士賴之是時　上總攬權綱留神政事公奏疏曰聖人之心與衆人異雞鳴而起孳孳於學問者士之心雞鳴而起孳孳於職業者卿大夫之心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則聖人之心矣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堯之用心也垂拱而坐視天民之阜舜之用心也惟克厥宅心乃克亓茲常事文王之用心也聖賢相授在正其心如漢顯宗之察慧唐德宗之猜忌漢元帝之優游不斷唐武宗之好惡不同此其心初非不正也汨於喜怒愛惡之私則昔之所謂正者倏然

而亡矣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　上念故將循王張俊之功　御
筆除其三子職名公封還曰爵秩天下公器　陛下縱私之柰清
議何又面諭公欲以虛名奬用勲臣子孫公奏曰名器不可以假
人恐倖門一開扳援者衆醫官王繼先以技術至承宣使僥覬節
鉞使其徒校正本草爲書以獻公曰其書但取古注圖經合而録
之其勞甚微而賞太重右僕射沈公該辭兄調招軍進秩有旨降
詔不允公奏曰招軍之勞薄上宰之兄有婢此賞一行將有強刺
良民以希進者從之蜀大旱無敢以聞公侍經筵乞下四川總領
司檢察賑濟督發常平錢米安集流移蜀以不饑遷兵部侍郎太
史奏妖星見太陽當食而伏公請對曰治亂之數天也而當禱乎
人堯湯之水旱中宗之桑穀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皆災也而
反致其福救世之君稔於富貴安於無事恣於逸豫視世故若無
足備者而尋致禍亂顛　陛下修德以荅天躬行以率下塞其弊
端杜其倖門以召太平之應時和議既久沿邊諸將坐享祿而
方部上伍衣食不給恬不爲意公奏曰今將帥十年一遷官馴致

使相官品尚矣富貴極矣出門復被堅執銳親履行陣爲國効死則
諸路營屯帥給縣官者無慮數十萬而困於指揮勞役不休嗟怨
盈路不可不爲深慮　上爲降詔禁止之又論　朝廷法令多所
更張曰有事則有法有法則有弊法一定而不易弊百出而無窮
爲其法之弊也從其弊而救之可也患其弊之生也并與其法而
改之則不可　祖宗法令明具　聖子神孫將千萬世守之而議
者不原弊端之所起亟進其說取而紛更之如是而不止則　祖
宗之法令其存者無幾矣然又未必可行從而復之則不如勿改
除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一日鑠學士院舊其外更無知者及召
公對　上諭以封　今皇帝建王指意公再作賀表草制曰昭令
德以示子孫朕無志於斯義蓋我藩王室以和兄弟爾思配於前人明
日麻出中外懽傳又批荅辭免詔曰　朕志先定其已久矣既非
昵親爲蜀之私又匪由中外之請授受之際誰曰不宜大合　聖意
先是禮部侍郎孫公道夫使虞虞主請以關陝買馬非約將求釁
于我　上遣同知樞密院事王公綸諗之果得其情公亟條對貢

備數事焚草而上家人無知者　上益嚮意用之三十一年年中
大夫參知政事未幾　朝廷再遣樞臣葉公義問報聘歸言虜已
聚兵境上公語左僕射陳公康伯曰迹虜敗盟其兆已見今不先
事爲備悔將何及因與陳公策所以防虜之術其一令兩淮諸將
各畫界分令使自爲守其二措置民社蠶爲寓兵之計其三淮東劉
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其四沿江州郡增儲積粮以爲歸宿之地
奏行之冬虜使高景山來賀　天申輒出城[illegible]景山淮漢地指取將
相大臣朝論洶洶或者竟傳有幸閩蜀之議人情惶惑　上意雅
欲規師公與陳公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如臣所料成功可必若　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碩分一司
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　上深以爲然即命侍衛
馬軍司成閔出戍荆鄂公又論虜必出秦隴而蜀兵權未一乞以
吳璘爲宣撫使統一三軍以扞全蜀　上乃命璘已而虜入兩淮
王權渡江劉錡退保京口都人大駭公與陳公鎮以閑暇物情小
安虜兵犯大散關吳璘敗之捷書至　上諭執政同朕與金國講

好二十年未嘗有纖毫之隙不意虜使忽來我將相大臣又欲
得漢東淮南之地一時臣僚誰不勸　朕用兵　朕謂和好長久
則其釁不可開始發信使以審其事奈何既不納暨歸又求遣反
覆詭詐多爲釁端意在敗盟重兵壓境詭名打圍謀爲深入　朕
不免起兵嚴備戒敕諸將務爲持重以觀其變而犯蜀無名果爲
戎首事之曲直寧不判然散閑小捷豈非信順之助今三道出師
置帥招討審彼已量虛實撫定我城邑招集我人民收復我寢廟
毋焚燒毋虜掠毋殺傷以圖萬全之舉卿等授　朕成筭副以廟
謀妥幾恢復神州以雪　兩朝之讎明日　御筆付公草詔以戒
諸將公疑[illegible]曰金人敗好率先興戎　朝廷應兵誠非得已惟諸
大將皆吾爪牙忠憤慨然誰不思奮所幾上爲社稷下爲生靈聲
援相聞如手足之捍頭目緩急必救如子弟之衛父兄追廉藺之
遺風思寇賈之高誼叶成掎角之勢用濟同舟之安諸將讀之無
不感勵比主盛兵欲度采石虞公允文以中書舍人參軍事適
至趣舟師扼其衝比主怒移屯楊州將謀瓜步而我師蔽江不可

渡又李寶入膠西盡焚燒其戰艦虜計窮遂弑其君亮而還驛至
入賀　上曰皆卿等輔佐之力也車駕勞師公皆從至建康與陳
左相協心同力酬酢軍務雖機事填委日不暇給處之安然自虜
之欲入寇也薦張和公浚老成知兵可用至是留守金陵眷禮如
初三十三年　駕還臨安公慨然曰吾起書生致位兩地復何求
乎即日抗章乞解機務諭留不從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言者乃援他事論公改端明殿學士行至鄂渚　今上即位
除知潼川府以清爭化民民安其政明年得請洞霄解印還里復
上章納祿踰年不報忽嬰微恙泊然而薨實乾道三年正月十一
日享年七十有三　上聞之震悼加資政殿學士太常謚曰文安
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封彭山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二百
户娶孫氏贈安定郡夫人子男五人光訓右承事郎漢老未命皆
先公卒光南右承務郎御舒迎功郎成都府廣都縣尉皆出繼承
公後者獨光旦一人今爲承議郎潼川府路轉運司主管文字三
女適右宣教郎史堅成忠郎孫仲閎登仕郎杜必達季女早卒孫

男六人璩璐瑾皆以遺澤授承務郎瓘珙玠後公生孫女二人道
秀適進士史直友道永未行以十二月三日葬于彭山縣孝廉鄉
公性端慤儀狀甚偉平居接物粹然盡人之情至遇事有守確乎
其不可奪蓋其資根於孝友故發爲事業者皆可紀述初中魁選
賀者滿門公方戚然曰先君爾塩三十年兩與計偕七走京輦卒
無所成小子竊緒餘以遊場屋敢當大名耶迨登禁從論事　上
前有所獎諭則曰皆先臣之教也奉太夫人孝敬尤篤求所以娛
親者無所不用其至雖老侍膝下若童稚然居喪哀毀骨立不忍
見其友睦甚至三年人罕見其面事二兄謹甚食不足則斥夫人匱買
田以賙之郊薦恩先姪後子推其先業以與諸孤復置義莊以給
宗族之貧者方其立朝當權臣用事之時退然自處持使節者幾
二十年略無留滯不滿之歎及受知　太上議論蹇蹇未嘗有所
顧忌參與大政適丁多事不動聲氣坐折退衝而知足不辱全節
而歸進退之間無毫髮可議蜀去　朝廷遠人才多不能自達公
既貴以人物爲己任君相知其誠實每訪蜀士必惟其言是聽以

故宛滯獲伸英才彙進一時所舉布列臺閣始唐文若張震馬騏
卓然有聲爲天子侍從之臣而避遠權勢不肯言自我出平生故
人久要不忘賙其急難及其子孫意不少衰至其自處清約殆與
布衣無異獨居三十年不畜姬侍晚歲奉祠蕭然一室左右圖史
幅巾藜杖與鄉人相往來賦詩飲酒道舊爲樂見者忘其爵齒之
尊篤於力行不自表襮有文集五十卷藏於家良祐坳歲召爲學
官始從公游及爲御史同朝六年知公爲詳此其言皆可考不誣
則喟然而嘆曰書曰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又曰其惟克用
常人若公者可謂吉士有常德者非耶使公至今存雍容廟堂忠
實事上不爲虛言其有益於國家豈少哉惜乎用不極其所至而
死矣銘曰

天佑我宋　岷峨降靈　是生文安　人中之英　文安之德
柔惠且直　允文允武　以定王國　公來自荆　王立在庭
不畏強禦　有敵必摧　凡大典冊　公載其筆　黼黻王度
討論問色　羯彼狂虜　蓄謀敗盟　公畫奇策　敵無遁情
遂與國政　同寅會公　夙夜不懈　足兵　戎
整我師旅　公贊俎征　以立于武　廼遣戍役　鎮彼荆鄂
廼建大將　盡護全蜀　狂虜孔熾　我師震驚　公授成筭
上心載寧　飛檄馳詔　張吾三軍　折箠欲渡　弗戢自焚
帝巡金陵　公左右之　召彼元老　自公啓之　我瞻中原
淮濱既同　公拜稽首　天子之功　人亦有言　名遂身退
天道尚爾　矧敢弗畏　惟公懋德　曾其有常　輔導于帝
爲國維綱　公方在朝　上皇所眡　公既還蜀　天子之思
彭山之阿　有墳峩峩　勒碑于隧　德音不磨

梅直講聖俞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絶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兹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粤六月某日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且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恠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躰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

僻固而狹隘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雖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召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　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與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塩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謬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其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堈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

自在聖俞嘗疏於毛詩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卷又嘗論講詩固難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所作爲茹言銘曰

不蹈于艱　不復于傾　養其和平　以發願聲　聲震幾遠渾鏗　衆聽以驚　以揚其清　以播其英　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劉學士敞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公諱敞字伯庠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擢進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神科光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館閣校勘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院試文忠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非上所親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　陛下侵臣官職然公上上　天子寺嗇稱其守爲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

判三司開場司兼公鹽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
遷右正言知制誥賜金紫以勞還宮觀使領觀察使意不滿
退而慍有告公三日上疏除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
二年八月奏修契丹公主素知傷[illegible]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
千餘里至柳河公聞曰自[illegible]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
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
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聞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
如公言時[illegible]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
此所謂駮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嘆服三年使還以親
嫌求知楊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
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為得人是
歲 天子[illegible]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加上 天子
[illegible]號公[illegible]書言尊號非古也 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毋得以
[illegible]公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其[illegible]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
[illegible]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

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詳[illegible]公
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葬于寢不稱夫人而鄭氏以為[illegible]
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illegible]謂且如詔書又曰復於祫未
毀廟之主者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 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
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illegible]廷臣之議議者已多又曰
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者承攻之公知
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
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
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長獄[illegible]年
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如公所發也公
為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作運使冒占官鹽[illegible]民民
至今以為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蝻[illegible]去歲用
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illegible]博自六
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
不通其為文章尤敏贍當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

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與雅各得其體
公知制誥十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召求與
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
多所建明如右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塹密使狀書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
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
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於外廷者其論益尤多
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欲之多公其
雖危而得無害者　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　英宗講筵不事章
句解說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喜其林巴而復歸
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　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
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蒙其良藥疾
少間復求外補　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滄州三年
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守御史臺歷官七
年四月某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乎以　先帝之知公德位未不
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逢於時也

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
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
大夫勲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户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
曾祖諱某贈大理評事祖諱某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户部尚書考
諱某尚書工部尚書公再娶論氏皆侍御史程之女
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安
國郊社掌坐早卒次奉世太理寺丞次當時太理評事次安上太
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　天子
惟恩錄其兩孫望豆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至孝
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
胷中歷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攷友愛尤
篤有文集若干卷其爲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曰
意林合爲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
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某月某日其弟攷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
某所以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強而博識敏而明其辭疑貳一以誠見利如畏義
必爭觸機復檢危不傾奇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燦日星雖欲有
毀知矣能緒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晁太史補之墓誌銘

直閣張　耒

惟晁氏自漢御史大夫錯而後不能譜其世國初爲清豐人　真
宗皇帝時有諱迥者爲翰林學士承旨謚文元始徙居開封或居
矩野迥之子諱宗慤爲參知政事謚文莊又三世而生公皆以文
鳴特進吏部尚書者爲皇曾祖諱仲偃尚書員外郎即爲皇祖考
公諱補之字无咎幼豪邁英爽不群十歲能爲文日誦千言年十
三從王安國於常州學官安國名重天下於後進少許可一見公
太守之公從祖考杭之新城公覽觀錢塘人物之盛麗山川之秀
異爲之作賦以志之名曰七述今端明蘇公軾通判杭州蘇公舜
人稅杭之美而思有賦焉公謁見蘇公出七述公讀之歎曰吾可
以閣筆矣公以文章名一時士爭歸之得一言足以自重而延譽

公如不及至屈節行與公交由此公名籍甚於士大夫間舉進士
禮部別試第一而考官謂其文詞近世未有遂以進御　神宗見
之曰是深於經可著浮棄於是名重一時遂中第調鹽州司户召
試學士時試者累百而所取者五人公中其選除北京國子監教
授未行除太學正　哲宗即位右丞李清臣舉公館職召試學士
院除秘書正字俄遷校書郎以親老求補外除秘閣校理通判揚
州有進字用貨得户部判至淮南理通欠公辨其數事既決一府
不敢欺召爲著作佐郎又遷秘書丞又遷著作郎官制檢討官於
是公爲秘書省官十五年矣而怡靜樂道未嘗近權要士論高之
遂知齊州境有群盜白晝掠塗人公默得其姓名囊橐皆一日
因宴客召捕吏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終悉擒而還一府大驚郡爲
無警歲飢河北民流道路境不絕公請粟於朝得萬斛乃爲流者
治舍次具器用人既集則又爲具糜粥藥物公皆躬臨治之活數
千人又擇高原以葬死者男女異塚使者頗媚其功欲有以撓之
既至境按視乃更嘆服紹聖元年朝廷治黨人公亦坐累降通判

應天府以親嫌通判亳州復落職監處州酒稅中途丁母憂毀瘠
幾不勝喪服除監信州酒公治職事甚力了無遷謫意　今上即
位遷簽書武寧軍判官賜緋衣銀魚尋復通判河中府未行召爲
著作佐郎俄遷尚書吏部員外郎除　哲宗實錄院檢討官改禮
部郎中又改　神宗國史編修官公皆以非才辭遜再三不允又
力請外官復留以爲吏部郎中異日事有留滯無究治者吏緣爲
姦嘗有嶺外尉捕獲盜八人法當改官而考功謂獲盜不同處由
沮欲壞其賞吏持之不決屬客京師久窘甚詣公愬之公憫然曰
當奏即爲上之七日而得遷官於是吏畏服部無留事俄除知河
中府郡當大河扼三門有浮梁久且壞公視事亟欲營結有司難
之公乃預爲鳩材既集則爲規畫一日而成城中歡呼民爲畫像
立祠徙知湖州其治如河中又徙知密州尤用剛政累遷吏部授知
果州不行因得管句江州太平觀又改西京崇福宮又改南京鴻
慶宮居鄉閭以學行爲人所敬而尤好陶淵明之爲人其居室廬
園圃悉取淵明歸去來詞名之其講學至老不廢大觀四年冬近

制詔部授知達州擢知泗州到官無幾何以疾卒年五十八公沈
文章蓋其天性讀書不過一再終身不忘自少爲文即能追考左
氏戰國策太史公班固揚雄劉向屈原宋玉韓愈柳宗元文作促
駕而乃輒之務與之齊而後已其麥厲奇卓出於天性非醞釀而
成者自韓愈以來蓋不足道也有集若干卷性剛直果敢勇於爲
義其事親交兄弟睦姻族有人所不能爲者家素貧先大夫沒時
有女未嫁者五人公力貧營其以時嫁爲士人妻與人交無隱
情見事有不當於義者必直告之而受人之盡言亦未嘗慍也公
既於書內外無所不觀下至於陰陽術數皆研極其妙其福福往
往先言之久有大星殞於州廳之燕寢人驚視之公已奄然矣公
少好讀莊老書通其說既自又爲未至學於佛而求之於心泰然
若有得也及屬纊精爽不亂要戶部侍郎杜純之女治家教子皆
有法封永嘉縣君男一人公爲公似女二人長適梁顺吉次尚幼
有文及著作若干卷其孤以其年月日葬公任城縣呂村之原從
先大夫之兆未與公兄弟交故其孤來乞銘曰

矯矯家令　以身殉國　爲時俊德　嗚呼无咎
繼起有赫　束髮墳史　白首翰墨　追古作者　蹈舊陵躒
氣憂星斗　聲韻金石　不施于邦　祇有藻澤　人一之難
公易千百　我原其文　惟質之淳　孝愛忠信　施及鄉人
是獨何虧　一什莫振　車堅馬良　不得出門　將昌其聲
而嗇其身　嗚呼无咎　萬世之聞

邵康節先生雍墓誌銘

明道先生程　顥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爭哭者相屬于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沆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必屬吾伯淳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諱祖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初從父徙共城遂遷河南先生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illegible]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illegible]

聚[illegible]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本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川團練推官蹔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交不接貴不留後不就僑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之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泛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孜孜力務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孝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万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也蓬壁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方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无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語笑終日不敢取異於人碩吾所樂何如耳疾甚寒暑常以春秋時行於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曹妾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

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才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之所以告子思而子思之所以授孟子者百其餘門人各以其才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illegible]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而大及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難其名若先生之道既所至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三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湊高廣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嗚呼在南伊流在東有宮一宮先生所終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四

胡先生瑗墓表

文忠公歐陽修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受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　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率令爲若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弟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皆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

例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　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卅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歸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　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大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甫陽蔡君謨且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盧陵歐陽脩述

孫先生復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國士者其先賢而有道者石介曰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尊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閒先生之風既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側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諸子朝曰先生非隱著也欲佳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延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疾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株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慶州商稅徙四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

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久復爲國子監
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
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　天子臨幸賜以紫衣
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
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鄆州須
城縣盧泉鄉之北亳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
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惟見王道之治
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權貴使韓琦言之　天子選書
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
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既沒經更焚　逃藏脫亂僅傳存　衆說乘之汨其原
怪迂百出雜僞真　後生牽卑習前聞　有欲患之寡攻群
往先生務以實新　有勇夫子關浮雲　刮磨蔽蝕相吐吞
日月來復光破昏　博哉功利無窮垠　有考其不在斯文

徂徠先生石介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
生非隱者也其仕皆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
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
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
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
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
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
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
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戚不變曰
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
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
發棺以驗賴　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
世爲農家父諱內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一舉進
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不至以

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
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
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
內重困　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
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雖須吾職其可
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泰
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蘇人
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
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
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
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宮女則有唐
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辨雄偉
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
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所

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
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
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
餘杜祁公薦之　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
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
月其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交人盧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謂
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歿妻子凍餒不自勝今
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
葬先生于其其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
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其曰吾詩不云乎子
道自能久也何必書銘遺筆曰雖然學者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敏與子之德者學人之所瞻淡水之湯湯與子之道者
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者孔孟是遵一世之屯其世光曰吾不
有命兮安于失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乾坤生雖聲其何傷

荆公王安石

先生諱敦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別駕諱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酒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五世先生皆以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世邪遂居于汝州之龍門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未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為恥焉

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 朝廷賜之米帛又勑州縣除其賦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獨以為不肯為除守秘書省秘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為言乃召以為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為其屬縣者於是 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為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山郡君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為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過人恂恂雖僕妾如不忍以辭問未加焉衣食於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貧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為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尚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人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為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抑上之趨操亦有待於世耶若先生固不為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樂而無尤匪佚之為私維志之求

新刊名臣碩傳琬琰之集卷三十五